



语言与人  
的 意义世界

韩宝育 著

YUYAN YU REN DE YIYI SHIJI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语言与人的意义世界

韩宝育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言与人的意义世界/韩宝育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5

ISBN 7-5004-3459-6

I. 语… II. 韩… III. 人类语言学-研究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6539 号

责任编辑 李尔柔

责任校对 宗和

封面设计 王华

版式设计 王炳图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3

传真 010—64030272

网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订 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 211 千字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20.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作者简介

韩宝育，男，陕西省岐山县人，1955年2月生。北京大学中文系2001—2002年度访问学者。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现代汉语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全国高等师范院校现代汉语研究会理事，中国语言学会、中国语言现代化学会会员，陕西省语言学会秘书长。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语言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出版语言学著作三部，发表论文20余篇。

# 目 录

<b>第一章 语言与人的世界</b> .....	( 1 )
一、外部世界与人的内部世界.....	( 2 )
二、人的内部世界的构建材料.....	( 4 )
三、语言在内部世界中的作用.....	( 7 )
四、语言概念的延伸及其扩展.....	( 11 )
<b>第二章 语符的价值与意义</b> .....	( 21 )
一、语符的人类精神与文化内涵 .....	( 21 )
二、语符对人类精神文化的折射.....	( 40 )
三、语符对人类精神意识的表现.....	( 52 )
<b>第三章 意义表达与知悟</b> .....	( 64 )
一、语义表达与知悟的三维结构.....	( 64 )
二、三维结构在交际中的历时状态.....	( 67 )
三、主观维度在交际中的地位与作用.....	( 70 )
四、语境与言语交际意义的表达.....	( 73 )
<b>第四章 语义的认知功能</b> .....	( 85 )
一、语义的认知价值.....	( 85 )
二、语义的认知层次.....	( 87 )

---

三、语义认知的局限	(91)
<b>第五章 语义的生成环境</b>	(96)
一、语音与语义的结合条件	(96)
二、语义与语音结合的过程	(99)
三、语义对交际环境的依存	(104)
四、环境对语义的限定制约	(106)
<b>第六章 语义的动态结构</b>	(111)
一、语义表达的层次与结构	(111)
二、动态环境下的语义代码	(122)
三、语义符号的搭配与选择	(129)
<b>第七章 语义的静态结构</b>	(140)
一、能指与所指的结构分析	(140)
二、语言内部的语义系统	(142)
三、表达意义的语义网络	(144)
四、语义聚合与组合系统	(146)
五、语义定位与认识方法	(161)
六、语义单位的类聚现象	(179)
<b>第八章 语义的认识与分类</b>	(188)
一、概念与语符	(188)
二、语义的性质	(203)
三、语义的类型	(212)
<b>第九章 语义与观念的嬗变</b>	(224)
一、语义变化的原因	(224)

---

二、语义变化的形式 .....	(230)
三、语义变化的结果 .....	(236)
<b>第十章 语义的诠释与理解 .....</b>	<b>(241)</b>
一、释义的必要与可能 .....	(241)
二、释义的目的与场合 .....	(245)
三、释义的范围与单位 .....	(253)
四、释义的精度与层次 .....	(255)
五、释义的手段与材料 .....	(256)
六、释义的原则与方法 .....	(260)
七、释义的局限与拓展 .....	(264)
<b>主要参考文献 .....</b>	<b>(266)</b>

## 第一章 语言与人的世界

语言与哲学有不解之缘。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对语言的思考莫不带有哲学意味的思考。当时间的车轮进入 20 世纪后，这种倾向与意味愈显浓烈。哲学研究从关注世界的本体是什么，转到人是如何认识这个世界，再进一步发现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与在我们所用的语言同构，哲学家们试图用语言来解构人的精神与意识现象，于是语言学在哲学的推动下有发展成为显学的趋势。

然而，这一切都是在对人以及人的语言研究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发生的。在我们还来不及追寻语言是什么，语言与人，人与语言，语言与人的精神意识世界是一种什么关系的情况下，凭借语言分析（不论是人工语言还是自然语言）以及以此为方法论的所有哲学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人的内部世界，以及其与人相关的外部世界的关系。因而，语言哲学最终只能——由一种试图用语言来解释说明人的精神与意识现象的哲学——蜕变为一种空洞的很难有实在内容的以语言为话题的哲学。这与其说是语言与语言学的失落，毋宁说是一种归复。因为语言一如既往，它从来就是在属于自己的轨道上运行。然而正是由于这种契机与触动，促使语言研究回到了本应属于自己的天地。

在这里，我们要做一种追寻：语言到底是什么？语言与自己共生、共存、共变的人与生命的世界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显然，语言并不属于与人相对立的那个世界，它是人的一部分，是与人共处的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笔者正是想在这个意义上



关注并讨论语言与人的意义世界的问题。

## 一、外部世界与人的内部世界

当思想先驱们竭力想搞清与人相对的那个外部世界的奥秘，并由此来确定整个世界的本质时候，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所把握的一切有关外部世界的知识都是通过感觉器官过滤之后所得到的那个世界的映像。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讨论与争辩所凭借的事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外部世界的事实，而是外部世界在人们头脑中的移入物。这种移入物通过了人的感觉器官，当然也经过人的感官处理，包括位移、歪曲和变形。更为有趣的是，作为人感知中的外部事物与感知之外的世界依然固我地存在着，并不计较也无从计较人的这种争论。因此，所有的争论和争论的全部意义，都是在人脑中实现并最终体现为人的精神、思想与人类文化价值。说穿了，人类关于自己及其所处的这个世界的所有争论，都是在自己的内部世界中进行的。所以当近代哲学把自己关注的目光投向人是如何认识其所生存的世界以及人所认识到世界的形式与结构的时候，无疑是正确的。

以近代哲学为先导，并由 20 世纪语言哲学与分析哲学发展到极致的一些观点认为，语言与人类思想同构，企图用语言（包括人工语言与自然语言）来解构人的内部世界，这无疑犯了一个错误。因为很显然，语言在人的内部世界构建中，作用显然没有哲学家想象得那么大。如果我们不想否认语言在人的内部世界的构建中的重要作用的话，有一点很容易让人感觉到，这就是人的内部世界显然并不是由语言来单独支撑的，语言并不是构建人的内部世界的惟一材料。所以，从 20 世纪末开始，语言哲学向以语言为话题的哲学蜕变，并成为一个人势不可免的同时也是一种无

奈的事实。

人的内部世界是什么？这就是人通过自己的感觉器官与意识器官所意识到的全部有关主体与客体的内容。人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觉器官与意识器官？这就是眼、耳、鼻、舌、口、身以及处理这些感觉器官所提供的信息的大脑。那么，人的大脑中的世界与人所看到的外部世界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是，这个世界存在于人脑之中，其本质是精神与意识的。而人所看到的外部世界的本质是自在的，不以人的感觉特性而转移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人所感觉到的世界，始终是人的感觉与意识器官所能感觉与所能意识的世界。它的内容，永远是人的感觉和意识器官感觉着、意识着、意识过、正在感觉和意识与所能感觉和意识到的内容。

那么，这两个世界是如何统一起来的呢？这就是外部世界通过人的感觉与意识器官向人脑中移入以及在人脑中对这些移入物进行重构。但是在人脑中重新构建起来的人的内部世界的殿堂要比简单移入的外部世界的映像要丰富。因为人脑中的意识内容有一部分是属于对意识主体的自察与自省以及大脑通过自己的方式对移入的映像同自察自省内容的系联、描写与勾画，这一部分内容，是外部世界可能有的，也可能没有的。

然而由于人作为一种客体，因而人在大脑中的系联、描写与勾画方式与客体本身的演绎方式，其本质有可能是同构的，这就决定了主体与客体在人的意识中所依循的规律有可能是统一的。

如果我们不去否认人的这种内部世界的统一性的话，同时也就必须承认人的感觉与意识器官的特殊性和其感觉与意识在方向、维度与层面上的差异性。人类生活在其中的内部世界的殿堂是那么精巧、高大与广袤，它包容了人类迄今为止对于外部世界的全部知识和人类精神与意识活动的全部内容，这个内容目前还

在延展着。

人就是生活、行走、游弋在这个世界当中，而最为重要的是，人也只能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人就是在这个世界中进行自己精神与物质的构建和创造，也是透过这个世界实现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和改造的。这个世界包容了人类感知和意识到的自身以外的世界、自身世界以及通过意识活动所形成、产生的所有内容。

人的生存与精神活动，主要的和首先的是通过对人脑中的内部世界的操作来实现的。人对外部世界的操作，同样首先是对自己头脑中的这个世界的操作来实现的。由于人不可能在本来意义上实实在在地把握外部世界（即不可能不通过自己感觉器官与意识器官的过滤），因而也就决定了人不能在自己的大脑中直接实现对外部世界的操作。人对外部世界的操作将永远表现为人通过人脑所进行的一种间接操作，于是人对两个世界的操作均表现为人的内部世界也即精神世界的一种运动。

## 二、人的内部世界的构建材料

人利用什么材料来构建丰富、精巧的内部世界？不同的人与时代可以有不同的回答。以近代哲学为先导，分析哲学家通常告诉我们是语言，而且是人的有机的自然语言及其派生物构建了人的内部世界。但是，不管这个回答是多么的重要与准确，它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因为很显然，人的有机的自然语言是人在其自身发展中的一个特定阶段的产物。至少在有声这一点上，并不是与人同生的。考虑到人生活在用自己特定的感觉与意识器官构筑的内部世界中，也只能通过对内部世界的操作实现对外部世界的影响，这通常是所有人与生命体的通则。因而对于当代语言哲学与分析哲学给予我们的结论，就很难同意。原因很简单，在没有有声语言的

广大的生命体群中，那些生命体同样会用自己的感觉与意识器官构建起自己的内部世界并且活动其中。即使对于人来说，有声语言也不是与生俱来的一种东西。一直到现在，先天的聋哑人和一岁以前的婴儿也并没有系统的有声语言，但似乎不能说他们没有一个是自己的感觉与意识器官所提供的材料构建起来的一个内部世界，尽管这个世界可以有规格和大小的不同。更为奇妙的是，这些不以人的有声语言为材料而构建起来的内部世界之间竟然也可以利用并非有声的语言形式达到某种程度的信息交流与交换。这恐怕是用有声语言很难解释的事实。

因此人的高度发展了的有声语言对于广大的生命群体来说既不是它们之间相互沟通时必不可少的工具，也不是构建自己的内部世界时惟一的不可缺少的建筑材料。也就是说对于人与生命群体来说，有声语言并不是不可缺少的。而每一种生命样式都是以自己所能采用的而又能在外部世界中实现的媒体与介质完成生命体之间的交流的。

那么，人与生命群体是利用什么材料来构建自己的内部世界的，我们的回答是，以各自所具有的指向外部世界的感觉器官与意识器官所提供的信息内容与信息形式。这些形式包括了触觉形式、嗅觉形式、听觉形式、味觉形式、视觉形式以及人所没有、但为其他生命体所可能具有的另一一些形式。而其内容是这些形式所能提供给人与生命体以及人与生命体所意识到的全部内容。

显然，作为生命体，不可能对于它所赖以存在的外部环境与外部世界没有感知，同时又不得以自己所具有的感知器官和感知方式去感知。而人与生命体所感知的世界的通约性在于我们所感知的对象是同一个外部世界，加上感知器官和感知方式具有相似性，在这两个前提下，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了所有生命体所构建的内部世界结构的相似性与一致性，从而也就为生命群体之间的信息沟通提供了某种可能。当然，每一生命体的感知器官和感知

方式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也决定了各种生命体与生命体之间信息沟通的最终界限。很显然，任何生命体在任何意义上的沟通都是有限的。人的鼻子就没有狗的鼻子灵，况且还有压根就没有鼻子的生命体，所以很难设想将嗅觉系统所提供的感觉信息传达给没有嗅觉系统生命体。

生命体的感觉与知觉系统给自己提供的内部世界是非常细密的，这不仅在于存在于我们之外的外部世界与生命体自身感觉系统所提供的信息是细密的，而且在于生命体的高级形式可以对自己感觉到的信息按其自然而规定的方式进行系联与抽象，从而得到感觉器官所无法直接得到的，而在以后的感觉中被验证是正确的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当然并非在生命体内部所进行的所有系联与抽象都是与外部世界相合拍的，即便是像人这样的高级生命体将外部世界感觉在人脑中进行的系联与抽象，包括我们自认为是合于外部真实的东西也未必真正与外部世界相吻合。况且对于人与高级生命体来说，内部世界的最高准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合于外部真实。与外部世界相合的真实价值在于生命体的回应与行动，即生命体对外部世界操作并希冀获得预想的效果之时，也就是在人看来需要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必须吻合之时。

由于人与生命体利用信息内容和多样化形式共同参与了人与生命群体各自内部世界的构筑，从而体现出各自不同的内部世界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同时，也正是在这种丰富性与多样性中体现出其各自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当然，人以外的生命体在用自己的方式构筑其丰富多彩的内部世界时，各个不同的生命体由于各自对外部世界的感觉形式与感觉器官不同和意识器官发育程度的差异，生命个体之间的内部世界的殿堂无论就其论形制、深度与广度考察，都不可能是一样的。从而体现出生命形式与意义的多样性。

对于这样一种生命的殿堂来说，语言，属于人的有声语言能

做些什么，在其中又做了些什么呢？

首先，要说的是，人的语言只能是属于人的，是人与人之间在实现内部世界交流与沟通时的一种媒介。而其有声的性质，并不为生命体包括人所采用的众多的符号形式所认同，因为生命体在利用某种符号形式进行内部世界的信息交流与交换时，无疑采用了自己所能采用的多得多的形式。

其次，也许最为重要的是，语言，包括任何形式的信息代码（狭义的和广义的），都是一种在人的异常细密而精巧的内部世界中进行粗疏而含混点拨性工具。同时，也正因为人的内部世界是细密而精巧的，人们才有可能体察语言代码的粗疏，并利用替代形式补出和申说语言代码所遗漏掉的那部分内容。如果没有人类感官为人所提供丰富多彩的信息内容和信息存在形式为语言代码定位，那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在人的内部世界中，语言代码的作用究竟是什么？

### 三、语言在内部世界中的作用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引入几个概念：这就是“意指”、“意向”、“意谓”和“意悟”。

意指是一种物我感觉的自觉关照。通常表现为在特定外界感觉（也许是刺激）下所形成的意识指向，这种指向通常受三个条件引导，一是正在感觉的事物，二是在感觉的环境，三是感觉者的自身状况。通常条件下，意指与其对象构成意义（因为它告诉我们意识到了什么与正在意识什么）。由于人们至今不知道的原因，意指通常具有一种游走性的特点。在人与外部世界接触的过程中，它通常为正在进行的物我接触所牵动；在没有这种接触产生时，则通常为人与生命体情绪、生命体自身状况、意念在瞬间所处的相关位置所牵动。而无意识状态下，意指的游移通常是随

机的。

意指游移的过程中，产生了意谓，意谓产生的必要性之一在于人与生命体对于外界的一种回应，这种回应可以为合于外部世界有各种各样的配合。因为如果确有必要，人与生命体可以利用各种可以而且可能的方式去调整使之相合。蛆蛹通过多次尝试总能找一个爬行的最好地点与方式。所以，意谓一开始通常表现为回应外界的一种动作。当这种动作无法由一个生命个体单独完成，同时又在尝试和试探中了解了与其同类或异类沟通来完成这个动作时，意谓才表现为寻求某种形式，交换信息、协同行动。而这里所交换的信息，就是人与特定的生命体在特定状况下所形成的特定的意指和在这个特定意指下的主体要求。人与生命体为传达这种意指和要求所采用的形式（代码）则是这个人与生命体所能采用同时又为另一人或生命体所接受的形式（代码）。保证代码沟通的前提就是生命体所处的共同环境以及在这种环境下所产生的共同的意指。

通常，语言的雏形在这里表现为曾经在某种状况与环境下偶尔使用过的信息形式可以唤起人与生命体对这三者（环境、意指和代码）的回忆。（回忆实质在于对意指游走路线的回顾。）如反复重复这个过程，则会使这种形式与这三方相凝结，尽管它们原本并没有这种关系。

意谓表现在接受信息的一方则为意悟。意悟的真正含义是人与生命体利用某种具有区别性特征的形式在需要交换信息的另一方唤起同样的感觉与意念。意悟重要的前提是信息交换的双方共居一个特定环境，面临同一个问题，又有相近相似的感觉与意识器官，感觉与意识到同一个与特定意指相联系的内外刺激（包括符号刺激）。在生命体的感觉与意识器官大致相同的条件下，共同的环境及共同面临的问题是意悟最为重要的前提。余下的问题，就是这个共同环境为双方所意识并接受的有别于其他环境的

区别性特征了，这种区别性特征，最终将是最后保障两个生命体之间沟通的媒介。

那么，语言（无论其采用什么形式和发展程度如何，高级的还是低级的，人的还是其他生命体的）是否能单独充任人与生命体之间意谓与意悟的工具从而使人与生命体的意指得以传达呢？答案是否定的。这其中的道理首先表现在语言形式除了它自身外本来什么都不是，这是由其代码（能指）的基本性质所决定的；其次是脱离开特定的环境，语言不可能有特定的意指；再次，如果没有人与生命体对语言形式与其指称对象进行系联，语言永远是我们所能看见的具体形式而没有内容；最后，如果没有两个由相同相近的感觉与意识器官所构建的大致相近的内部世界作为支撑，语言代码则不能被赋予意义，没有被赋予意义，也就没有后来的表达。因为则它（语言符号）不知道自己表达什么。

如果承认以上这一切，承认语言存在环境与人和生命体之间联系，那么语言在人与生命体之间都能做些什么？

语言的发展与其使用方式和使用范围是由人与生命体的发展过程、程度与形式来决定的。因为环境对于人与生命来说，永远是人与生命群体感知的对象，它是自在的。而人和生命体在其活动和生存的限度内，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却在不断地发展着。随着人与生命体对外部世界感知的深入，其意识与意识内容也在日益丰富并发展着。由此可知，语言所承载的意谓和意悟内容会随着人与生命体的意指内容多样化而丰富并变化。所以，语言能做什么？通常意味着人与生命体在什么情况下感觉和意识，其感觉与意识器官意识到了什么，人与生命体想用它、能用它做些什么，以及它能做什么。

如果将以上结论作为前提，那么，语言的作用首先表现在人与生命体利用自己的感觉器官和意识器官所获得的信息内容和信息形式构建起来的内部世界的沟通上。那么，没有语言（任何介



质与形式的，包括有声的与无声的），能否完成实现人与生命体的内部世界的沟通与交流呢？我们不能说不能，但必须说，这是非常困难的。这里牵扯的到一个内部世界的输出的问题。很显然，在没有语言的情况下，如果一个人想让另一个人知道梨子的滋味，即将一个生命体内部世界中业已形成的感觉输出并输入到另一个生命体的内部世界，恐怕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拿一个梨子让他尝一尝，即通过让另一个生命体感觉、意识实物的方式产生对梨子的认识，以此来构建另一生命体内部世界这一特定部分。而语言，尤其是采用某种特定介质的语言（比如说人声），可以非常轻松地完成人与生命体之间内部世界沟通的使命。但是不要误会，语言符号在这里实际上所做的，并没有传达某种东西，而是在人与生命群体的两头唤起已有的感觉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意指。在语言的两头离开了人与生命体，它将什么也不是。

显然，语言两头的生命体及其内部世界是一个确定的不能回避的现实，而语言就处于这两头之间。

但是，这里常常会产生一个错觉：语言是无所不能的。当人的语言由于采用人声这种最为便捷的能指形式，而又那么便捷地在人与人内部世界中点拨、跳跃时，更加深了这种认识。以至于人们感到人的世界就是语言的世界。人通过语言分析就可以了解人的内部世界。

这通常是一种误解。

人、生命体的内部世界通常是以其感觉和意识的方式同内容构筑并存在的。尽管我们不知道人与生命体的信息处理器是如何识别并传递这些信息，但人与生命体的内部世界中存放着各种感觉器官所带来的信息内容与信息形式，并以这种信息内容与信息形式来构建自己的内部世界这一点似乎是不容置疑的。随着人与生命体的感觉器官的不同，人的内部世界将会由于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的感觉而使其内部世界呈现一种模式。而构建这种立体模式